

WAI GUO
ZHE XUE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2

SHI JIAN
JIU JI KAN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第 二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第 二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40,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2074·358 定价 0.88 元

编 者 的 话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是不定期出版的外国哲学史专业刊物，为发表外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讨论学术问题提供一块园地。它的宗旨是，努力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百家争鸣”、“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发展和繁荣外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服务。本《集刊》以发表研究著述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读书札记和书评等。第二辑刊登有关论述古希腊哲学、十七世纪英国、荷兰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等十一篇文章。

在“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我国的外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也象其他学科一样，受到严重摧残，研究工作几乎中断了十年之久。今天，“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妖雾被扫除了。我国的学术界万象更新，春色满园。我国的外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重要发展时期，本《集刊》决心做促进派，为使外国哲学史研究工作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而下苦功。但是，办《集刊》，我们尚属初创，缺少经验，水平也不高。我们诚恳希望外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不仅能以你们的研究著述大力支持《集刊》，而且在如何办好《集刊》方面也能给予指导和批评。同时，我们也殷切希望广大工农兵和干部读者能给我们以广泛的支持和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目 录

编者的话

} 研究论文 }

巴门尼德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 叶秀山(1)

柏拉图“理想国”的氏族制特征及其哲学思想

…………… 马振铎(27)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 陈村富(49)

关于洛克第二性质学说的评价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一些问题…………… 吕大杰(72)

关于洛克第二性质学说的评价问题…………… 李凤鸣(145)

关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几个问题

…………… 葛 力(163)

略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欧洲的发展…………… 朱德生(204)

黑格尔论具体概念…………… 王炳文(251)

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侯鸿勋(278)

} 读书札记 }

斯宾诺莎对宗教迷信的批判

——读《神学政治论》札记…………… 王树人(319)

读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和《健全的思想》…………… 管士滨(332)

巴门尼德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

叶 秀 山

古代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从伊奥尼亚学派经过毕达哥拉斯学派到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从最初朴素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原始的宗教思想的对立，开始进一步出现了哲学思想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这从哲学思想的发展上来看，意味着古代希腊的哲学克服了早期思想的朴素性，说明了思维能力、概括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反映阶级斗争新形势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我们知道，爱利亚学派从克萨诺芬尼到巴门尼德的发展，经过了较长的时间，由克萨诺芬尼对传统宗教的冲击，到巴门尼德以逻辑的推理力量对传统自然哲学的冲击^①，使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巴门尼德出身于爱利亚城，是该城邦的名门望族，他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他不象克萨诺芬尼那样过着流浪的生活，而有足够的财富和时间进行学习、研究、思考、写作和讲授。据

① 亚里士多德称巴门尼德为“ἀφύσικος”（非自然哲学家）。参阅康福德（Conford）：《柏拉图和巴门尼德》，伦敦1939年版，第28页。

说他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对爱利亚城在法治上的改革起过良好的作用，曾使这个城邦得到大治。

他究竟是不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历来是有争论的，在古代就有两种说法：一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一是安那克西曼德的学生^①。在澄清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归功于查勒。他指出苏佑德斯这个记述是不可靠的。查勒并且找出了产生记述错误的根源，是他读错了拉修斯的那句话。拉修斯说：“巴门尼德，爱利亚人，皮莱多士之子，克萨诺芬尼的学生，而克萨诺芬尼按赛奥弗拉斯特《序论》说，则他又是安那克西曼德的学生。”(Παρμενίδης διήκουσε Ξενοφανος, Τοῦτον Θεόφραστος ἐν τῇ ἐπιτομῇ Ἀναξιμάνδρον φησὶν ἀκοῦσαι) 苏佑德斯把那个“Τοῦτον”看成指巴门尼德了，实际上应该指克萨诺芬尼，拉修斯(或赛奥弗拉斯特)是一层一层地说下来的。^②

可是，近代许多研究者仍然否定巴门尼德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这种观点大部分是否认克萨诺芬尼是爱利亚学派的奠基者这一观点的自然的結果。自从柏奈特把克萨诺芬尼排斥于爱利亚学派以外，相当多数的研究者都按照他的说法，否认巴门尼德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其中包括英国著名学者基尔克^③和法国的查费洛波罗^④，后者完全重复柏奈特的论据。

① 第尔斯(Diels):《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门尼德部分，D.A2，下同。

② 查勒:《希腊哲学史》，英译本，第1卷第581页，注①。在查勒早已指出这个错误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选译拉修斯这段话时，仍然把Τοῦτον译成巴门尼德，应予改正。(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页。)

③ 基尔克(Kirk):《前苏格拉底哲学》，剑桥大学1960年版。

④ 查费洛波罗(J. Zafiropulo):《爱利亚学派》导言部分，巴黎1950年版。

关于克萨诺芬尼是爱利亚学派的奠基人这个看法我们已经说过了(见另文);当然,即便如此,巴门尼德是否克萨诺芬尼的学生,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我们知道,巴门尼德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这一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第欧根尼·拉修斯都是肯定了的。拉修斯说得很清楚:

“巴门尼德,爱利亚人,皮莱多士之子,克萨诺芬尼的学生,而克萨诺芬尼按赛奥弗拉斯特《序论》说,则他又是安那克西曼德的学生。但虽然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却不完全听他的,如索提翁所说,他还与第奥加以托之子阿美那——毕达哥拉斯分子为友,此人穷而有志。巴门尼德宁愿跟随阿美那,在阿美那死后,出身名门富家的巴门尼德给他立了像。是阿美那而不是克萨诺芬尼把他引向深思的生活。”

对于这一段话,许多现代的研究者不注意拉修斯清楚地肯定了的记述——即巴门尼德是克萨诺芬尼的学生,却要在巴门尼德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关系上大做文章,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巴门尼德的影响,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不仅巴门尼德本人,而且整个爱利亚学派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属于和米利都学派对立的那一个学派的。巴门尼德关于“存在”有限制的思想,否认虚空存在的思想,等等,都说明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而且正是这种影响,使巴门尼德超出了他的老师克萨诺芬尼,使克萨诺芬尼的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相信拉修斯的记述,认为他和一个毕达哥拉斯派学者有很深的友谊,受到直接

的(包括生活方式的)影响。但这些都不影响巴门尼德作为克萨诺芬尼的继承人,作为爱利亚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因为他发展了克萨诺芬尼的“一”作为存在的本性的基本立场。这一点,是任何外在影响不能代替的。

鉴于一些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史料记述,现代有些研究者又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肯定了传统的说法。弗里曼在她解释第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著作中说:“可能是:他(巴门尼德——引者)按通常的‘经验的’方法追求知识,相信他所听到的,一直到关于‘一’的灵感支配了他,而与克萨诺芬尼的相遇,可能加速了这个过程。”^① 这种说法,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不过已经承认巴门尼德和克萨诺芬尼在思想上的关系了。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剑桥大学的格思里教授在他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里,重新肯定了巴门尼德与克萨诺芬尼的关系,虽然他并不承认克萨诺芬尼对爱利亚学派有什么重要作用。格思里在这本著作里说,从年龄上说,因为克萨诺芬尼活得很长,所以巴门尼德可能是他的学生^②,这样,就在近代西方重要的哲学史新作中重新肯定了传统的看法。

重视研究巴门尼德和克萨诺芬尼的关系,对整个爱利亚学派以及这个学派在历史上与古代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它如何影响了古代希腊哲学的最重要的代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着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有相当的联系的。爱利亚学派

① 弗里曼(K. Freeman):《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牛津 1959 年版,第 152 页。

② 格思里(W. K. C. Guthrie):《希腊哲学史》第 2 卷,剑桥大学 1969 年版,第 2 页。

自身是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它之所以能代替古代伊奥尼亚学派以及同时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是偶然的。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对巴门尼德流露出的崇敬的态度,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爱利亚学派、特别是巴门尼德(和芝诺)在古代希腊哲学史上提出了新问题,而这个问题为柏拉图以及德谟克利特(原子论)首先是恩倍多克勒从不同的立场所概括,形成古代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这个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是不会完结的。

一、巴门尼德的哲学体系—— 关于两个领域的争论

巴门尼德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著作,他的思想,都是根据别人的记述和引证保存下来的。以他命名的柏拉图的著名的对话,被学者断定没有历史的真实性(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芝诺见面时关于他们的年龄的记述,被认为可靠,以此来推断巴门尼德的生卒年月和全盛时期),一般认为那里的巴门尼德就是柏拉图自己,^①因此,我们关于巴门尼德思想的材料,就剩下几段残篇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论自然》。

《论自然》很明显地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讨论“真理”的,后一部分则讨论普通人的“意见”。我们知道,关于“真理”和“意见”的区别,克萨诺芬尼已经提出来了,但他只是以一种反对传统观念的精神提出问题,并没有进一步发挥,对这个重要思想作进一步发挥的是巴门尼德。

^① 这个论断当然还要进一步研究。

然而,这两个部分是什么关系?对“意见”那部分,巴门尼德到底持什么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完全否定的?是一种讽刺手法还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是重要的,但是必要的?这些问题,在近代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要研究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必然首先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看法。^①

我们知道,关于巴门尼德《论自然》一诗中两个部分,古代的注释家和学者提出疑问的不多,他们大多认为巴门尼德固然特别强调了真理之路,但认为“意见”那一部分也是必要的。巴门尼德的学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讲“存在”的、“真理”的,一个是讲“现象”的、“意见”的。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记述:

“似乎,巴门尼德说得更有洞见。离开存在的非存在等于零,存在必然是‘一’……但必须符合现象,他认为‘一’是按照理性,而‘多’是按照感觉的,他提出两个原因、两个始基(原则):热和冷,又叫做火和土。在这里,热相当于存在,另一面相当于非存在。”^②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记述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他领会巴门尼德学说的基本精神是可信的,即在巴门尼德看来,“意见”、“现象”和“真理”、“本质”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现象虽然是虚假的、变幻的,但不能完全抛弃。

希波吕特《参考资料》中记载:

“巴门尼德假设‘一’是全,是不动的,非产生的,圆形

① 在这里,读者应先阅读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有关巴门尼德的残篇。译文有问题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5章,986b—987a。

的——他也没有超出一般人的意见，说火和土是万物之始基，土是质料的，火是原因和方式。他说宇宙要毁灭的，但以什么方式，他没有说。”^①

巴门尼德当时当然不可能具有亚里士多德那样成熟的思想，提出质料、原因、方式这些问题。但这里指出巴门尼德是把一般的自然哲学问题包括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的。

辛普里丘的一则记述也说：

“(巴门尼德)并不把意见当作简单是错误的，叫做欺人之谈，而是把它当作从真实的理性到现象和感觉的表象的过渡。”^②

当然，巴门尼德是把“意见”当作错误的、欺人的，但辛普里丘说不是“简单地”(ἀπλῶς)，这就是说，巴门尼德的思想是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即他把“意见”吸收到他的哲学思想中来，把它加以改造，成为一个组成部分。

可是，这些传统的看法在近代被动摇了。德国学者雅柯布·柏奈斯(Jacob Bernays)在1885年首先提出一种看法，即巴门尼德《论自然》一诗的后半部分是针对赫拉克里特的，即是一种讽刺的笔法，以暴露对方的错误。

这种看法以历史对比方法和根据巴门尼德原诗某些词句，加以发挥，完全否定了《论自然》一诗后半部的哲学价值，而变成了一种反意性的讽刺诗。这种看法，以其简明性而迅速得到响应。

但是，不久，1916年，德国学者卡尔·莱因哈德(Karl

① D. A. 23.

② D. A. 34.

Reinhardt) 对此提出异议, 指出并没有多少根据说诗的后半部是针对赫拉克里特的, 他认为巴门尼德诗的两个部分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他的结论是: “说诗分成没有联系的两个部分是错误的。‘意见’和‘真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① 莱因哈德的意见同样得到重视, 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就分成了两大派。当然在两派之间, 也还有介乎两者之间或在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的看法。如弗里曼认为, 巴门尼德《论自然》一诗的后半部虽然不针对赫拉克里特一人, 而是泛指一般的错误意见, 但巴门尼德本人早期可能相信过这些意见, 因而可以看成一种自白或写照, 一种经验总结^②。摩莱拉多斯则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 调和这两种意见^③ 等等。

我们觉得, 正如莱因哈德所指出的, 把诗的两部分截然割裂开来, 是有许多困难的。其中最大的困难我们认为还是内容方面的, 即无法解释为什么巴门尼德如此严肃地叙述他认为绝无价值的“意见”。

如果说, 巴门尼德是要暴露、丑化赫拉克里特的学说, 这种说法, 也有相当的困难。

首先, 从这部分叙述的内容来看, 不是典型的赫拉克里特观点, 代表赫拉克里特学说特点的许多观点, ——如关于“火”, 关于不能同时走进一条河等——诗中没有反映。其次,

① 莱因哈德:《巴门尼德和希腊哲学的历史》。见摩莱拉多斯(A. P. D. Mourelatos)编:《前苏格拉底》(论文集)(纽约1974年版)的部分译文。

② 弗里曼:《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牛津1959年版, 第145—146页。

③ 参见摩莱拉多斯编:《前苏格拉底》(论文集)中他自己的文章, 纽约1974年版。

按照当时的风气，亚里士多芬可以指名道姓地攻击某些政治领导人，他的老师克萨诺芬尼可以点名攻击当时的权威荷马和赫西俄，为什么巴门尼德自己的笔法却又那样隐晦？

至于这后一部分在语言上并无讽刺的意味，而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这一点也已为许多研究者指出。格里里教授的《希腊哲学史》在这方面作了分析，从现象部分同样有“女神”、“必然”等词出现，指出这一部分与“真理”部分是相对应的。他认为：“语言的相衔接是故意注意的。”^①

从巴门尼德《论自然》诗本身，我们也可以举出两个证据：

1. 巴门尼德借女神之口对人们指出：

“你应该学习一切，

不论是圆满的真理之不可动摇之核心，

或普通人的与真理知识不同的意见，

都应学习。”

这就是说，不是“存在”的真理的“意见”，虽然与真理的知识不同也应该学习，为什么呢？紧接着女神解释道：

“ὥς τὰ δοκοῦντα Χρῆν δοκίμως εἶναι διὰ παντὸς πάντα περῶντα.”^②

这句的译文有分歧，莱因哈德把“ὥς τὰ δοκοῦντα Χρῆν δοκίμως εἶναι”译成：“现象如何有价值”，^③理由是既然现象并不缺少理由和一贯性，就应该加以解释。一般的译法是：

① 格里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73页。格里里在这里过于局限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把“光明”对应于“存在”……，则是值得讨论的。

② D. B. 1.

③ 参见摩莱拉多斯编：《前苏格拉底》（论文集），纽约1974年版，第297页。

“因为通过一切现象，
才能正确对待意见。”

这就是说，对于一般流行的意见，只有按照现象具体逐个加以研究，才能明辨是非。所以我们认为，《论自然》一诗的后半部分是巴门尼德对现象界的具体看法。

把问题分成本质的即存在的和现象的正是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是巴门尼德在古代自然哲学基础上深入一步、提高一步的表现。巴门尼德提出“存在”的本质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理性的本质和感性的现象区别开来，指出以前自然哲学家之不足，敢于否定他们的方法，提出新的方法，已是很重要的进步。但考虑到巴门尼德所处的时代，要他提出完全否定现象的意义，是不太可能的。把他的学说当作由古代自然哲学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代理性主义的过渡环节，似乎更为可靠些。至于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反赫拉克里特朴素辩证法的性质，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他贬低“意见”、“现象”是和他贬低整个米利都学派的传统分不开的，但他是否完全否定“意见”和“现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从巴门尼德开始，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把 ἀρχή（始基）和 στοιχος（元素）分开，是常见的，如后来的恩培多勒、阿那克萨哥拉等都是如此。

我们就是从这样的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的。

二、真理论——“存在”是“一”

1. “存在”的本质

巴门尼德的《论自然》是以寓言诗的形式出现的，有着一层神话的外衣，但他借女神的口所要阐述的思想却是哲学的。近代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他故意避免说他的“一”是“神”^①，这正是克萨诺芬尼爱利亚学派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巴门尼德告诉我们，还在他年青的时候^②，太阳女神就向他打开了通向真理之路，告诉他：

“只有一种探索方法是可以理解的，
存在如何是有，非存在如何是无，
这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因为它符合真理），
另一方面，相反，存在如何是无，
非存在如何是必要的，
我告诉你，
这条道路是无法认识的，
对于非存在（因其没有实现），
我们没有任何知识，
也无可言说。”^③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巴门尼德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一个物体的东西？

早期的一些研究者从巴门尼德所处的时代出发，认为他不可能达到后来的那种“存在”作为形而上学概念的理解，还

① 柏奈特：《早期希腊哲学》，伦敦 1958 年版，第 178—179 页；查勒：《希腊哲学史》第 1 卷，英译本，第 588 页；康福德：《柏拉图与巴门尼德》，第 29 页，等等。

② 这一点也说明他“得道”较早，并非晚年“悟道”。“现象界”、“意见”并非他的“忏悔录”。

③ D. B. 2. 译文参照第尔斯德译，柏奈特英译，基尔克英译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之中译对照原文译出，下同。

是朴素的、具体的物体的存在。查勒在他的《希腊哲学史》中说,巴门尼德、芝诺和梅里索斯还不知道物体和非物体的区别,因而他们的“存在”不是后来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概念。^① 柏奈特更进一步从语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巴门尼德的“*Τὸ ἓόν*”不能作英文“Being”、德文“das Sein”、法文“l'etre”讲,而应译成英文的“what is”,德文的“das Seiende”,法文的“Ce qui est”,即不能作抽象的“存在”概念讲,而是具体的“存在物”。

这种分析,我们觉得有其合理的一面。从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米利都学派提出了一个“*ἀρχή*”,在自然的物质世界寻找万物的始基。毕达哥拉斯注意到了事物的数量关系,巴门尼德则完全摆脱了自然事物的具体性,提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存在,这是很大的进步,但这个“存在”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具体的物体性,它是占有空间的,是“有限的”。巴门尼德在诗里告诉我们,只有从存在的事物中去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真理性的认识,而探索不存在的东西,就会误入歧途,这是一条不可靠的道路。

然而,我们认为问题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巴门尼德的新的提法,并不只是指出了研究要从“存在的事物”出发。如果只是这样,那末自从伊奥尼亚学派以来一切主张从自然物里找“*ἀρχή*”的哲学家都是从“存在的事物”来寻万物之基础,而且比巴门尼德更具体,更“真实”,这样,巴门尼德这个提法,其意义就不大了。事实上,巴门尼德的“存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巴门尼德赋予他的“存在”有哪些特性? 我们知道,最重

^① 查勒:《希腊哲学史》第1卷,英译本,第590页。